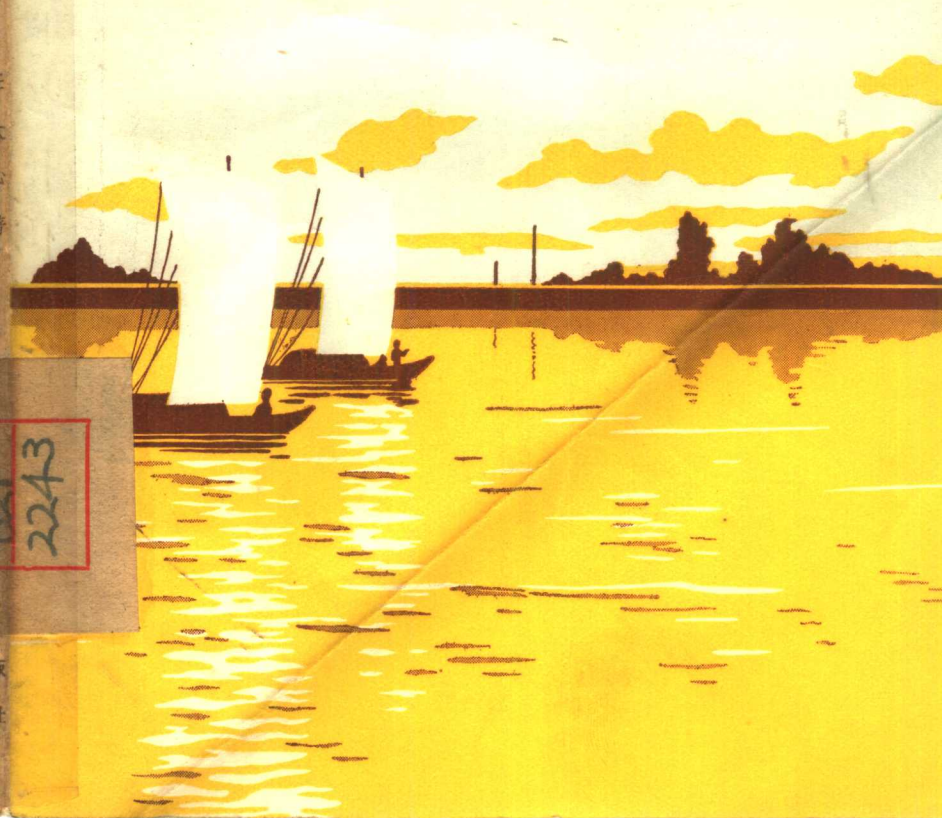


黄河坝上

任大心 著



2243



·新文藝出版社

·1956·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包括“黄河壩上”等四个短篇。

“黄河壩上”描寫了防洪搶險的緊張斗争，刻划了干部和群众战胜洪水的坚强信念和勇敢精神；“班長”寫志願軍战士的階級友爱和英雄行为；“走娘家”寫一个年青妇女由不爱劳动轉变到热爱劳动的斗争过程；“賈双珍”寫一个女孩子的悲慘的遭遇，和她的得救。

黃 河 壩 上

任 大 心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廣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051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9/16 字數 51,000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 (6) 0.22 元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051

定价：二角二分

CAE 38/12

目 次

黄河壩上.....	1
班長.....	48
走娘家.....	56
賈双珍.....	65

黃河壩上

一

初秋天气，悶热的厉害。兩边的庄稼象一堵高牆，擋的大道上連一絲涼風都沒有。剛剛偏西的太陽，照得警衛員小刘的臉象紅布一样，他把帽子歪在后腦勺上，大汗珠順着脖子流到敞开的胸脯上，渾身上下湿的簡直象是剛从水里撈出來似的。

“來！快給我扛一會兒！哎，哎，看把你热的！”縣長李立坤等小刘走到离他很近的时候，就冷不防抓住了褥套的一角。

“不用，不用！又不累。”小刘兩手抱着褥套不肯放开。

小刘是这样一种人：平常調皮的要命，能惹得你气破了肚皮，但一轉眼又能逗的你噗哧笑出來；对工作也很負責任，拿自己的全副热心爱护着李縣長。

有一次，那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这块地区还是游击区，李立坤同志那时候还是当区长，区公所被敌人突然包围了，李立坤指挥其他同志突围时負了重伤，小刘那时刚刚十六岁，背着李立坤同志冒着雨点子一样的子弹冲出了包围圈，在敌人追击下，整整背了一天一夜，终于使李立坤同志脱了险。

这几年艰苦的战斗生活，使得他们不但是親密的上下級关系，首长与警衛員的关系，而且象是親兄弟，甚至比親兄弟还要親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的关系。

現在天气这样热，路又这样远，而且小刘知道李縣長一定是有很要緊的工作要去干，他怎么能把褥套叫李縣長去扛呢？可是他也知道李縣長的脾气，他想出了一个調解的办法：

“要不然咱們歇一会儿，落落汗，我再扛着走。”

“歇一会儿？！”李縣長嚴厉地說：“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一号壩出險了，刀刃擱在老百姓脖子上了！”

“出險了？！”小刘吃驚地張大了眼睛。今天早晨出發的时候他光知道李縣長象是有很要緊的事，可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，因为昨天下午李縣長还打点着文件，說是一早起來要到專署去开会。可是晚上縣委会召开了个緊急會議，會議开完了之后，李縣長只告訴小刘說，明天不到專署开会去了，要早早的出發上黄河大堤一号壩上去。

“別楞着了，快点走吧！”李縣長到底把褥套搶了过去，大踏步地朝前走去了。

小刘也就緊跟着赶起路來。

今年的庄稼可真是稀有的好庄稼！

高粱紅的象一片火；谷子搭拉着一尺多長的黄金穗子，恨不得要把秆子墜断似的；微風掠过，一陣瑟瑟作响。老玉米苞象捶布的棒槌，斜插在秆子的中腰，尖上甩着紅色的、粉色的、褐色的、杏黃的、玉白色的花紅絨；大豆莢一大串一大串的，又肥又胖，象是时刻要从莢里面迸出來。

“好庄稼！”李縣長看着，不由得叫出声音來。

一塊芝麻地，一塊棉花地，一塊糜粟地，……他想起了春天人們是怎樣的把种子和希望一起埋在土里，夏天是怎样象

母親用奶汁喂養嬌兒一樣的用汗水灌溉着幼苗，現在長出了這樣一片片肥頭大葉的庄稼，這是勝利！這是希望！

忽然，他好像聽見了呼呼怪叫的黃河的浪濤聲了，這不知是因為走近了黃河的原故呢，還是因為他的心理作用？他聽着，心里不覺猛一着急，全身出了一陣大汗。

黃河，真是一條可怕的河！真是可怕的大水呀！

他忘記那是什麼年代了，反正是二十多年以前。那時候，他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無憂無慮的孩子，他們一家人種着十來畝地，够吃够燒的。記得也是一個初秋的時候，大概還是一個什麼節日，一家人歡歡喜喜的圍着炕沿包餃子準備迎接秋收，忽然街坊保合哥哥跑來說：

“了不得了，黃河開口子了！……”

不一會，大水已經進了屋。他們一家人象塌了天一樣的忙亂着，喊着，叫着。多虧車棚里停放着一口準備給爺爺用的壽木棺材，父親趟着大腿深的水，把棺材兩邊捆上了兩根檩條，一家人就坐在棺材上，漂出了家門。水越漲越高，真是：“樹尖上晒衣，房頂上行船”。街坊鄰舍都已經漂的無影無踪了，一眼望不到邊的好庄稼地成了一片汪洋，平時頂粗頂高的樹也只露着杈桠，被水沖的搖來擺去。一家人坐在棺材上，毫無目標地漂流，爺爺絕望了，裝着失了足，爬到水里淹死了。五歲的小妹妹由於受驚和凍餓，得了羊癲瘋，一天多不省人事，母親就咬着牙流着淚把她扔到波浪里了。於是，“船”上只剩下爹娘和他三口人了，無食無衣的漂了五天，最後总算漂到一個高岡跟前了。……挨到水落下去之後，他們的村庄也象千百

个村庄一样变成了一片荒灘，他爹娘和那些沒有淹死的鄰舍們，在地下挖出淤住的樹枝木棍，支起了个窩鋪，不死不活地拖着日月。

那时候，他还不懂大人們說的什么官府衙門貪官污吏，他光知道大人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罵山东省主席韓复榘，說他把老百姓捐出來修黃河的錢入了自己的腰包，買了花園，娶了小老婆。

“混帳东西！”他現在想起來还觉得很生气，不由得在心里罵着：“旧社会里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，当官的象臭虫，吃着老百姓的血肥起來，現在是人民自己的政府，可不能再叫老百姓受这样的灾害了……”他想到自己是人民政府的干部，想到目前肩上这副担子的重量，不由的脚底下加了勁，小刘簡直有点跟不上了。

正西一里多远有个小村庄，村庄边上是一片果園，鴨梨、棗子、蜜桃，都快熟了，它們競爭着透过茂密的綠叶，輝映出焦黃的緋紅的色彩，老远的把香味送到行人的鼻子里。

“小刘！”他看見小刘对着那个村庄看得出神，不觉喊了一声。

小刘回过头來望了他一眼，好象是說：“到了你的家門口了，可是你沒有工夫回家……”

是的！李縣長的家就在正西那个小李庄里。从那次鬧大水灾之后，父親因为飢餓劳累，第二年就死了。多虧母親是个勤劳儉省的人，成天价在土里爬過來滾过去，母子倆才算沒有餓死。后来共產党开辟工作來到这个地区，他参加了革命工

作，老母親就守着一個小孫子過日子。他對這位勤勞慈祥的老母親是又愛又尊敬的，他已經有半年多沒有回家，常想抽點工夫看望看望她，她的身體是不是還那樣健康呀？是不是還能勞動呀？——可是他沒有工夫回家。

“你看！”小劉走着走着忽然喊道：“能看見大堤了。”

李縣長抬起頭來，果然看見眼前橫着一道小山梁似的大堤，而且真的能聽見忽忽怪叫的黃河的浪濤聲了。

二

黃河從上游山地里汹涌澎湃地瀉下來，後浪催着前浪，象一排排起伏的山巒，又象千萬匹野馬，奔馳着、嘶叫着，向東邊海口里沖去；它時刻想冲破堤壩，奔向堤外一望無際的大平原，想吞掉這平原上千萬個村莊，千萬頃良田。

一號壩在埕利縣，是山東境內黃河上最大的險工之一。你假如是站在上游向一號壩這邊看，就可以看見大流是一直奔左家莊當中沖去的。為了不叫大流沖了左家莊及整個渤海大平原，省河務局就在左家莊西邊一里多遠的地方修起了十條迎水壩。一號壩就是這十條當中的第一條，也是最當緊的一條。它有三里多長，象一把寶劍，向大流猛插過去，把大流挑開，叫它拐個軟彎，順着河道向正東海里流去。

可是黃河不是那麼服貼的，它流到一號壩跟前時，就象一群盛怒的公牛一樣地咆哮着、立起來，向大壩猛沖，卷起駭人的大旋渦，翻騰着小山一樣的浪峰，浪花拋起來一丈多高，發出象山崩地裂一樣吓人的聲音。

李縣長望着這黃河的急流，覺得天地在旋轉，自己的身子

象在向后面飛，就趕緊收回眼光，把視線轉到一號壩上。

壩上人很多，象九月九廟會上一樣熱鬧擁擠。

太陽剛要壓上西天的樹梢，象一個大的燒紅了的鋼輪了，把天地照成了一片橙黃。李縣長直催着小劉：

“快走！快走呀！”

他想問問大堤上來來往往趕着大車送糞料的人，了解一下大壩上的情況，可是每次總是還沒等人家答出來，他早已走出老遠去了。

当他走到一號壩上時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只見糞料一捆一捆的踩在人們腳底下；麻繩一團一團的乱扔着，上面沾滿着泥漿；木樁橫七豎八的滾了一地；磚石一灘一灘的，堆不成堆，垛不成垛；這不象是搶險修壩用的東西，而象是倒塌了房屋的廢墟，又象是從沉了的船上剛剛打撈上來的東西。

“這麼亂七八糟！”他生氣的嘟囔着。又看見壩上的民工們，三四千人象灌了窩的螞蟻，沒精打采地蹲在自己的窩鋪旁邊，抱着膝蓋，滿臉焦急、愁苦、失望的表情，就象是守候着重病的親人臨終咽氣一樣。

有些人急的打轉轉、跺着腳，咕嚕着怨言：

“反正沒什麼指望了，就快放人們回家，也好拾掇拾掇，就是死也不落個光屁股呀！”

不知是誰發出了一聲長嘆，這嘆聲立刻傳染開來，整個壩頭上都噓呼噓呼的響成了一片。

“五更叔！”李縣長忽然看見人群里有一個老熟人，就走了過去。那人是他在这个區里當區長時候的一個老房東，名字叫張五更，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。乍一看李縣長真認不

出他來了：擷着一把山羊胡子，眼睛陷成了兩個深坑，眼珠象用木片作成的，一點光亮也沒有了，眼角上粘着兩塊眼屎。

“這是怎麼回事呀？五更叔！”

“嗯！唉……”五更老头子想了半天，只想起了一聲長嘆。

“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”

“哦！哦……”

忽然壩頭上擁過來了一群人，這邊的人都向那人群跑去，李縣長他們也就被推着擠着，擁到人群裡面去了。

原來人群中圍着一個傷號，據人們說：是剛才在壩頭上搶那將要塌下去的壩上的繩子而跌傷了腿，有一個女同志正彎着身子給他包紮。

“命都快保不住了，還搶那幾根繩子幹什麼？”一個人在旁邊說。

李縣長感到這句話非常刺耳，就望了那人一眼，又朝那個女同志說：

“快抬到窩鋪里去，看受了風。”

女同志正包紮完了，回過頭來楞了一楞，突然驚喜交加地喊道：

“李縣長！……”

人們的眼光都集中過來了。

李縣長看着這個女同志，瓜子臉盤，細長的眼睛，很面熟，可是又一時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，就問道：

“壩頭上怎麼樣？”

“很危險！”她剛說出這三個字，忽然壩頭那邊轟隆一聲巨響，象是什麼很重很大的東西倒在水裡一樣；緊接着，又見

壩頭跟前濺起了一片水花——原來是河里來了一陣大浪頭。

人們的眼睛起初瞪的溜圓，隨後又慢慢地痛苦地閉上了。

那個女同志把垂到臉上的一縷長髮向後一掠，对大家高聲喊道：

“鄉親們不用怕了，咱們李縣長來了，總會有辦法的！”

人們被她這喊聲震的清醒了些，都把眼光第二次集中在李縣長身上，好象這才認出他來了，這就是和他們在一塊、帶領着他們從最艱苦的年代走向勝利的人。人們期待地望着他，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女同志擠到人圈里头，扯着李縣長的袖子說：

“李縣長！到前邊看看去，快想辦法吧！”

他們就一起向壩頭上跑去。群眾忽嚕忽嚕的緊跟在後面。壩頭上的埽^①都跑光了，只是右角上還有半段月牙埽的殘骸在大流里漂着，象一只沒有底的破船。大流象萬把尖刀猛削着壩根，壩基一大塊一大塊裂開了，忽隆隆的往水里倒坍着。忽隆隆！忽隆隆！這可怕的聲音，人們听着它，真是割心裂胆！工程班的隊員們在搶着快要坍下去的土地上的木樁和繩子。

“你們劉段長呢？”李縣長問一個隊員。

“劉段長？噢！剛才還在這兒，准是又上小屋後頭哭去了！”說着就向小房子那邊喊道：“劉段長！李縣長來了！”

小房子後面低低的答應了一聲，接着走出個人來，面色黃的象一張黃表紙，上面凸出一對紅腫了的眼睛，腮上的肌肉直發抖，等走到跟前來時，渾身也跟着抖起來了。

① 在壩上被水流沖激得厲害的地方修埽，埽有磚、石、秸料三種。

“李縣長！我得受處分！”他楞了半天才結結巴巴地說出話來，眼淚象斷綫似地往下淌。

李縣長一直盯着他，牙咬的發酸，腮上的肌肉聳起了兩個疙瘩，本想狠狠地訓他一頓，可是一看他這個樣子，却又一時凶不出來。這劉段長是他的老下級，他當區長的時候，老劉當糧秣助理員，所以他很了解老劉這個人——領導能力太差、軟弱、沒有主見、不果斷，往往正是因了這些缺點把工作搞壞；可人是一個老實人，對革命很忠實，對工作也很認真……

“怎麼還不搶？就這麼干等着讓它開口子嗎？”

“搶的住嗎？搶不住了……”劉段長哆哆嗦嗦地說。

“什麼？搶不住？”

“啊！搶！搶！”劉段長看見李縣長眼睛里在冒火，他的臉馬上青了。

“一定要搶！決不能再叫大壩塌下一塊去。”李縣長說着，用手往河裡一指，神氣是那麼堅決。

情形真是萬分危急呀！

大流橫行無阻的流着，因為一號壩不能把它挑開，它就一直衝向二號壩的中腰，假如一號壩再繼續往下塌，二號壩就非被衝垮不可，二號壩一被衝垮，土堤用不了五分鐘就要被大流切斷了。劉段長雖然嘴里說着：“啊！搶！搶！”卻還在李縣長跟前打轉轉，他沒有想出什麼搶險的辦法來，更沒有絲毫的信心，可是他又不敢問李縣長怎麼辦，就指了指那間小房子說：

“我，我去找任隊長來！”

一會，任隊長慢騰騰地跟在劉段長身後走出來了。

李縣長也很了解任隊長，他是縣工程隊的隊長，是農民出身的，山東境內治黃河最老的一個工程人員，黃河上的險工差不多他都修過，名聲很大，就是主觀性太厲害，爭強好勝，擺老資格耍英雄。現在他站在李縣長面前，象個石頭人，當李縣長問他為什麼停止了搶險的時候，他只搖搖頭說：

“沒指望了。”

“沒指望？”李縣長緊皺着眉頭反問，又看了看眼前的人群，從人群的眼里看出了他自己也正要說的一句話：“無論如何也得搶住！”于是他緊握着拳頭說：“搶的住也得搶，搶不住也得搶！反正不能睜着眼等死！”

“搶！”張五更老头子在人群里應和了一聲。

“對！搶啊！”人群也喊開了。

李縣長舉起雙手叫大家安靜下來，接下去說：

“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險搶住，而且一定要把這個一號壩修起來！為了這一片好莊稼，為了千百萬人的生命財產，為了渤海大平原，我們一定要搶住險！”

“對！”眾人響亮地回答着，舉起手來揮舞着。

三

李縣長是在黃河岸上長大的，年青的時候常在黃河上工作，當過工程隊員、挑過土籃子、掄過大板^①，後來做革命工作也沒有離開過黃河沿岸。這裡的群眾除去和地主、惡霸、日寇、漢奸、國民黨特務鬥爭之外，還得和黃河這天然災害作斗

① 大板是治黃河的工具。

爭，而且這是最重要最經常的一項鬥爭，這些鬥爭他都領導過，所以他對搶險、修工、筑壩都很熟悉。

他根據眼下的情況，提出下柳枕先護住壩身，爭取一點時間再研究修壩的辦法。他想到自己對這裡的水情和河道等等還不大了解，就問大伙看這樣是否可以，有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劉段長還是在李縣長跟前轉着圈子，不斷地用眼角看着任隊長，看他表示什麼態度。任隊長臉上的表情沒有絲毫的變化，機械的搖著頭。

“到了這個地步，是有困難，李縣長說的對，我們不能睜着眼等死呀！我看就按著李縣長說的，快著下柳枕吧！”人群中忽然有個人喊道。

李縣長看著這個說話的人，高個子，棗紅臉，三十多年紀，他認識是左家鄉的鄉長王西元，是他最喜愛最看重的一個鄉幹部，他曾經領導著民兵和國民黨特務作過長時期的鬥爭，保護著左家鄉的群眾沒有受到損失，後來當了鄉長，領導著群眾生產，又曾得過模範鄉的光榮稱號。李縣長看著王鄉長點了點頭，又轉眼看著民工們。民工們起了一陣騷動，這騷動是力量恢復和生長的表现。

“好！那就趕快搶！”李縣長一揮胳膊說。

人們嘩的散開了，拿起了繩子、杠子、斧頭。

“先不要亂！先不要亂！”王西元忽然跳到一个土岡上喊道，“人多，應該分分工組織一下。”

“對！”李縣長說。但他馬上又問道：“這裡民工還沒有編好組織嗎？”

“沒有！”

“那怎么工作呢?”

“各鄉干各鄉的。”

“各鄉干各鄉的?”他重复了一遍王西元的話,接着又問:
“你們的郭區長呢?”

“郭區長……”王鄉長象有些为难,“前天來过一趟,看了
看又回區公所里去了。”

“又回區公所里去了!!”李縣長皺着眉說:“王鄉長!所有
的民工由你先負責掌握。”

“好吧!”王西元答应着。

于是李縣長就走上一个土岡,大声的向民工們宣布了这个
个决定。

接着王西元也走上了土岡,大声地、有条有理地分配这个
鄉去砍柳枝,那个鄉去搬石头,那个鄉帮着工程班捆枕。人們
就搶着各人分內的工作干起來了。

李縣長参加搬石头,看見民工們把托板套在肩膀上,石头
在背后罗起來象一座座石塔。砍柳枝的斧子声从四面八方傳
來,堤上的人們來來往往,象流水一样。李縣長覺得这力量比
黄河的急流还雄偉,“这么多人,怎么能叫黄河开口子呢?”他
激动地想。忽然他又想到郭區長,心里頓時不痛快起來:堤上
是这样的緊張,他却只是前天來过一趟,看了看又回區公所去
了。在汛期一到的时候,省府就向各級政府發出了号召,叫沿
河各級政府把治河当做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,縣委也召
集各区的干部开过动員会,指示每区要有一个主要干部上堤
親自帶領群众治河,区干部們也在會議上表示了决心:要不怕
困难、不怕艰苦,以战斗的姿态向洪水作斗争。而現在一号壩